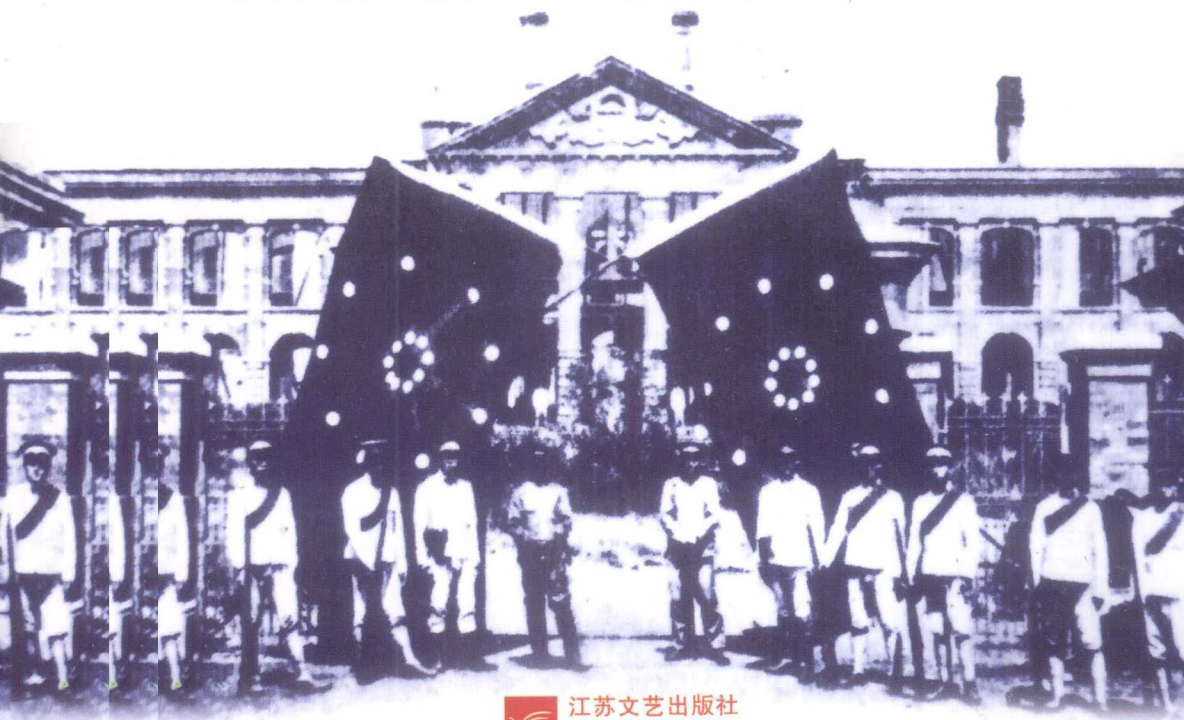


叶曙明◎著

大变局 1911

晚清帝国最后十年的改革突围
立宪派、朝廷与革命党的历史赛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大变局 1911

叶曙明◎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变局: 1911 / 叶曙明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399-4876-8

I. ①大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辛亥革命—通俗读物
IV. ①K257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6702号

书 名 大变局: 1911
著 者 叶曙明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编辑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 (<http://www.jswenyi.com>)
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876-8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 多难兴邦

- 南方人登上舞台 002
- 庙堂愈远，江湖愈近 014
- 不改，不改，最终还是要改 021
-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025
- 袁世凯精心布局 033
- 盛宣怀与铁路 039
- 绅商阶层的壮大 045

第二章 动荡的江湖

- 不学保皇，就学革命 054
- 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063
- 把知识分子逼入江湖 067
- “忠义堂”上群英会 077
- “革字派”恶斗“宪字派” 087
- 小规则掀起大风浪 092

第三章 一九〇五年的春风

-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098
- 北京的第一颗革命炸弹 106
- 梁启超为立宪做枪手 112
-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121
- 官制改革遭遇狙击 127
- 官场内斗，误尽天下 135
- 为立宪运动提速 140
- 冲破“两禁” 145

第四章 积蓄仇恨 诉诸流血

- 革命党十五年“预备立宪” 160
- 萍浏醴会党大暴动 165
- 江湖好汉，纵横两广 170
- 秋风秋雨愁煞人 177
- 共进会在中，同盟会在南 181

第五章 最后一线希望

- 亲者痛，仇者快 188
- 公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 192
- 两宫先后驾崩 194
- 老臣的凋零 199
- 咨议局为地方自治奠基 205
- 风起云涌的国会大请愿 213

第六章 天将变

- 同盟会的内讧 224
- 军队开始掉转枪口 229
- 用暗杀来阻立宪 237
- 民变蜂起，水要覆舟 242
- 孙文决定卷土重来 248
- 用热血为和平请愿加温 255

第七章 共和与专制的决战

- 碧血黄花党人魂 262
- 自绝于天下的皇族内阁 271
- 铁路成了催命符 276
- 和平抗争以流血收场 286
- 霹雳一声起义 295
- 大厦倒塌前的最后一刻 305

尾声 江湖的胜利 315

第一章

多难兴邦

南方人登上舞台

1900年，岁序庚子，中国大乱。

这场动乱来得相当突然、猛烈，有如急风骤雨。就其形式而言，义和拳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例，因为在历朝历代，江湖秘密会党、教门，都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，而义和拳竟被朝廷邀入京师重地，公开结盟，对付外敌，这是前无古人的。

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，这一罕见的特例，与两年前发生的另一罕见特例，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。

1898年的戊戌变法，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罕见的特例。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工部主事，正七品芝麻官，在官场上毫无人脉，不靠行贿打通关节，靠一支笔打动了光绪皇帝，被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擢从四品。像一道神奇的闪电，从权力金字塔下层，穿越重重迭迭的官僚架构，绕过了许多官员一辈子也完成不了的程序，直达深宫御前，与皇帝讨论国是，并策动了为期一百零三天的政治改革运动，堪称一次来自基层的改变。

这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童话。戊戌变法最后以六君子伏诛菜市口流血收场，维新派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充军的充军，革处的革处，溃不成

军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，光绪皇帝被幽。国内的政治空气，突然从三千度高温，降到了冰点。

慈禧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另一场政变，她把端郡王爱新觉罗·载漪的儿子爱新觉罗·溥儀捧上大阿哥位子，准备由他取代光绪，史称“己亥建储”。烛影斧声，朝野哗然，各国公使也拒不承认。朝廷连续出现超常规的举动，决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经过两次急风骤雨的冲击，政治局势有如盲人瞎马，夜临深池。戊戌变法之后，守旧势力当道，对维新派的主张，统统反其道而行之，“师夷”的牌匾被摘下，换上“攘夷”的旗号。殿陛之上，把洋人斩尽杀绝的呼声，让人三日耳聋。恰好这时山东的秘密教派义和拳，受到巡抚袁世凯的围剿，无法立足，纷纷向直隶境内转移，所到之处，就像蝗虫过境一样，拆铁路，剪电线，烧教堂，杀教民，直搅得日月无光，洋人色变。

4月6日，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国公使照会中国，要求中国政府在两个月内剿平义和拳，否则派兵代剿。但由于义和拳打着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，被“攘夷派”视为奇货，公然引进京师，赐予“义和团”的名号，允许他们到处聚众设坛。“黄巾红带者流”，一夜之间成了王公卿相的座上客和御林军，其势力迅速席卷京、津、沽。

朝中大臣截然分成两大阵营，新党、旧党，帝党、后党，针锋相对，形同敌垒，对方每出一言，必然招致另一方的攻讦，朝野是非混乱，上下莫之适从。一派认为义和拳民气可用，主张招抚，用来对抗洋人；另一派则认为义和拳装神弄鬼，滋扰地方，必须痛加剿捕，驱拳民与洋人开战，无异于拿国家存亡当儿戏。

廷臣的对立，已到了要赌身家性命的程度。在御前争论，往往要押上脑袋，当慈禧的钟摆摆向甲方时，乙方便要血溅五步；当慈禧的钟摆摆向乙方时，甲方也要人头落地。政策在短期内剧烈摇摆，任何人都有站错队的时候，今天是主和派、主剿派、改革派损兵折将，明天就轮到主战派、主抚派、保守派脑袋不保。

五月北京，往年正是芍药盈筐满市香的季节，但今年却是腥风血雨。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、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团民和官兵杀死，横尸街头，事态一发不可收拾。混乱之中，有人向慈禧谎报，洋人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皇帝。慈禧最恨“归政”二字，天朝内政，岂容列强说三道四。她的钟摆迅速摆向主战一边，毅然宣布“大张挾伐，一决雌雄”，同时向十一国宣战。

朝廷向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、银十万两，命令他们运用刀枪不入、飞天遁地的法术，配合官军，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。这种自杀之举，连慈禧身边的第一红人、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荣禄也看得肉跳心惊，他背地里对各省的疆吏说：“以一弱国而衅开十数强国；两国交锋，不斩来使；此皆不待智者而始知也”，但“两宫似难拒众说”，唯有指望各疆吏各尽乃心。^①

7月中旬，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奥、俄、德、日八国，以保护使馆为由，出兵攻陷天津，直逼京畿，一时四边伐鼓血海涌。

当北方告急时，朝廷呼吁各地兴兵勤王抗敌，但南方各省却按兵不动。与北方满目疮痍的惨况相比，南方各省幸运很多，没有卷入战乱，隔水观火，保境安民，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话来说，“不战可以不亡”。要他们去蹚这趟浑水，收拾别人遗下的烂摊子，一百个不情愿。

朝廷在南方的管治系统，经过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之乱，早已像松了发条的时钟，运转不灵了。以曾国藩为首的南方势力，凭着戡乱有功，崛起坐大，朝廷也无可奈何。平乱之后，曾国藩虽急流勇退，自动解散湘军，但他一手培养出来的门生爱将、中兴名臣，遍布各处，统军封疆，掌控外交内务，即使在他去世之后，南方的政治影响力，不仅丝毫不减，反而日见增强。

^① 《高栢日记》。《庚子记事》，中华书局，1978年版。

两广总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闽浙总督许应骙，还有山东巡抚袁世凯，均认为出兵无益，除了把战火引向全国外，没有其他作用。身为三品太常寺少卿、大理寺少卿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，更利用职权，要求电报局扣压朝廷召集拳民的诏旨，并游说东南各省督抚，劝他们实行“东南互保”：

岷帅（刘坤一字岷庄）香帅（张之洞字香涛）会同电飭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，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，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，两不相扰，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；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，不准滋事，有犯必惩，以靖人心。北事不久必坏，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。^①

6月26日，刘坤一、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，共同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与稳定。当时，南通人张謇也在南京，他是商人参政的典范，他当年曾入吴长庆军幕任文书，在那里结识了袁世凯，两人成为吴长庆幕下最得力的文武幕僚。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，张謇考中恩科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但他在翰林院只待了四个月，便以丁忧为由，退出官场，据说他是因为讨厌官场上的奴性，见到慈禧太后，无论官大官小，老年年青，都要跪在地上，哪怕暴雨泥泞，也不敢动弹，这让他觉得很受不了。后来他入了刘坤一幕中。1896年以后，他开办第一家企业“大生纱厂”。他在江浙一带名气甚大，是东南互保的幕后推手之一。

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之后，张謇和刘坤一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密谈。刘坤一出身于湘军，在和太平天国的作战中，他是一员能征善战的骁将，从1891年就开始担任两江总督。张謇问刘氏：“北京上谕令各督抚向各国一体宣战，你将如何对待？”

刘氏回答：“这个，我无法遵旨。谁不知道，长江门户洞开，我无海

^① 盛宣怀《寄李中堂刘岷帅张香帅》。《愚斋存稿初刊》，中国书店影印版。

军可以抵御，我一宣战，长江即非我有，战事将更扩大。”

张氏说：“我们虽不宣战，但如果不订立条约，恐怕英国的兵舰，一定要借保护侨民及教堂为名，驶入长江。”他告诉刘氏，盛宣怀每天和各国领事见面，交换北京情报，希望由刘坤一与张之洞共同发起，订立东南方面保护侨商的条约，同时亦规定英国不派兵登陆。

刘氏迟疑地问：“现在未奉北京谕旨，而与外国订立条约，这事能办吗？”

张氏决然地说：“我国从来相传的古语，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，又道是，‘苟利于国，专之可也。’现在事局危急，正可援用此言。”

张謇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促使刘坤一一下了东南互保的决心。但当北京传来消息，说战事不利，两宫准备西逃时，刘坤一又犹豫了。“两宫蒙尘，做臣子的不能奔赴行在，却在此时间与外国人私自订立条约，有人批评，太过不去了。”

张謇又劝他说：“我们若不订立东南互保条约，你能保持长江不让英国占领吗？英国军队占领长江后，可云全国糜烂，大清帝国虽不土崩，亦将瓦解。两宫蒙尘，又谁能接济呢？”

刘坤一猛拍桌子，大声说：“先生见教极是。”这才最后下定决心，不复动摇。

李鸿章、刘坤一、张之洞、袁世凯这些地方大臣，本来各怀鬼胎，经盛宣怀、张謇等人穿梭游说，居中撮合，东南互保终于成事。山东巡抚袁世凯因为支持东南互保，亦成为刘坤一、张之洞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盟友。东南互保条约，卒由刘坤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、四川总督奎俊、山东巡抚袁世凯共同签订。浙江巡抚刘树棠不愿附议，便请假规避，由浙江布政司恽祖翼代签。

条约共计九款，核心盖有两条：一为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，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、两湖总督张之洞，认真切实保护，并移知各省

督抚及严飭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。二为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，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仍照常停泊，惟须约束人等，水手不可登岸。

所谓东南互保，其实是保存实力，静观其变，如果两宫蒙尘，东南可以向行在提供钱粮援助，战事结束后，保证两宫可以返回北京。万一京陷帝崩，则另起炉灶，拥李鸿章为总统，收拾残局，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

当时广东也有一批伏于草莽的革命党人，以孙文、杨衢云、谢缵泰、邓荫南、郑士良、陈少白、史坚如等清一色广东人为首。孙文是广东香山人士，1894年从上海去檀香山，组织兴中会，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府”为誓词。

历史学家写中国政党史，往往从兴中会写起，其实最早的兴中会，只是一个江湖小会党。所谓会党，即清代遍布民间的一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，大都以“会”的形式结合，如哥老会、三合会、天地会、大刀会，故称为会党。兴中会也是一个会，如果经营得好，它有希望成为一个大会党，但与现代政党却不相干。如果兴中会可以写入政党史，那哥老会也可以写入了。

兴中会人数寥寥，没有士林中人参与，也没有什么具号召力的人，所以孙文很想拉康有为入伙，聊壮声势。康有为因为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，以“尊皇、变法、救中国、救黄种人”为号召，在海外有众多拥趸，保皇会分会遍布一百六十余埠。不过，康有为却不愿意与“驱除鞑虏”的孙文为伍，他自称“惟有鞠躬尽瘁，力谋起兵勤王，其它非余所知”，拒孙文于千里之外。

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，对流血革命却颇心仪，在报纸上鼓吹实行“有血的破坏”，以“破坏主义者”自居。他倒很想和孙文合作，两人在日本见了几次面，商定两派合组一个团体，奉孙氏为首领，梁氏为副，又合办了一份杂志《中国秘史》，内容以写宋、明亡国史和太平天国遗事，

宣扬民族主义为主。

詎料，两派合作的结果，不是孙文一派的力量壮大，反而是兴中会的成员，纷纷投效保皇派，因为梁启超的言论太有鼓动力了，说起救国的方法，头头是道，连孙文的大哥孙眉，也几乎被保皇派说服。梁启超自己也加入了三合会，在争取人心方面，他比孙文更有号召力。他反过来写信给孙文，劝他放弃私见，借勤王之名，聚兵起事，“草创既定，举皇上为总统，两者兼全，成事正易，岂不甚善？何必画鸿沟，使彼此永不相合哉！”^①

绕来绕去，最后还是要尊皇，孙文从此便断了与保皇派合作的念头，干脆自己扯旗。1895年，兴中会动员了三合会、三点会、添弟会、天地会等会众，准备趁重阳节之机，发动起义，攻陷两广总督衙门，成立临时政府。可惜消息泄露，官府缇骑四出，大肆搜捕，封闭革命机关，会中同志陆皓东等人被执杀害。事虽失败，但孙文的名字第一次震动江湖。据孙文自述，这次失败后，“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，大逆不道，咒诅谩骂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吾人足迹所到，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，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。”^②

孙文被朝廷通缉，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。1899年，兴中会成员、湖南人毕永年率湘鄂会党首领到香港，群雄相会的结果，促成了1900年2月兴中会、三合会、哥老会共同组建“忠和堂兴汉会”，歃血为盟，推孙文为首领。

当北方大局因义和拳而分崩离析之际，孙文等人试图说服李鸿章立即脱离朝廷独立，在南京或者汉口设立新的首都，他们给香港总督卜力（Henry A. Blake）写了一份“平治章程”的政见书，请他转交李鸿章。政见书提出的六项主张，其中第一、二项是：

① 丁文江、赵丰田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。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。

② 孙文《建国方略》。《孙中山全集》（六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版。

一、迁都于适中之地，如南京、汉口等处，择而都之，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。

二、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，以总其成。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，以资分理。所谓中央政府者，举民望所归之人之为首，统辖水陆各军，审理交涉事务，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。设立议会，由各省贡士若干名，以为议员，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。

所谓自治政府者，由中央政府派驻省总督一人，以为一省之首，设立省议会，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，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、征收、正供，皆有全权自理，不受中央政府遥控。惟于年中所入之款，按额拨解中央政府，以为清洋债，供军饷及官中府中费用。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，俱归自治政府节制。以本省人为本省官，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。至于会内之代议士，本由民间选定；惟新定之始，法未大备，暂由自治政府择之，俟至若干年始归民间选举。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，为暂时顾问局员。^①

政治蓝图虽然简单，但其中三个要点，表达得很清晰：一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共和国体，二是实行立宪政体，三是实行代议政制。

“合众政府”的灵感，来自美国联邦制，而“东南互保”与联邦制，亦似乎有某种不期然的契合。孙文明确提出：“我们的最终目的，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，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，新建一个共和国。”^②他在新加坡对英国殖民地官员也作过相同的表示：“我们认为，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领导者。我相信一部分民众肯定会起来，那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。我们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。我们的行动不会引起大乱；而没有这个行动，中国将无法改造。”^③

谁是“更好的领导者”？孙文心目中，除了他与革命党的同志外，便

① 孙文《致港督卜力书》。《孙中山全集》（一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版。

② 孙文《离横滨前的谈话》。《孙中山全集》（一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版。

③ 孙文《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》。《孙中山全集》（一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版。

是李鸿章了。如果能得到李鸿章的支持，“东南互保”就有望升级为一个南方的共和国，即使放弃北方，也在所不惜。然而，这些革命者们，是否真的以共和、立宪、代议为其政治理想呢？抑或只是为了争取英国人支持的一种策略？

6月初，孙文在日本接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的来信，大意云：“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，欲以粤省独立，思得足下为助，请速来粤协同进行。”^①并承诺确保孙文的安全，答应借十万元给孙文还债，还汇了五千元给孙文等人做回广东的旅费。

这封信的用意非常可疑。此时此地的革命者，人微言轻，怎么会入李鸿章的法眼呢？双方不在同一个层面上，根本没有对话的基础。以李鸿章这种官场上的千年老道，也断不会白纸黑字写信给一个朝廷的通缉重犯，与他密谋独立。因此，很可能是在孙文给李鸿章下饵的同时，李鸿章也在给孙文下饵。现在就看谁的道行深了。

孙文接到刘学询的信后，立即带着几名同志和日本朋友，动身前往香港，准备与李鸿章见面。由于港府不准孙文入境，他们只能待在船上，等候消息。李鸿章知道孙文抵港后，大开中门，表示愿意与孙文在广州举行晤谈，还派“安澜号”兵舰到香港迎接孙文。

孙文乘坐的法国船“印达斯号”，与李鸿章派来的“安澜号”在香港海面相遇了，两者近在咫尺。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棋局，高手过招，一子定输赢，只要孙文敢登上安澜兵舰，要么是李鸿章的座上客，要么是阶下囚。无论是什么，以后的中国历史，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写法了。

陈少白提醒孙文，李鸿章也许并没有独立的决心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陈少白的话，就像一盆冰水泼在熊熊炭炉上，孙文犹豫了，把踏上安澜兵舰的一条腿又缩了回去，改派三个日本人——宫崎寅藏、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——代表他到广州。

^① 罗刚《中华民国国父实录》（一）。台湾，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，1988年版。

刘学询见孙文不来，深感失望。这三个日本人当然是见不到李鸿章的，刘学询把他们打发走了。无论李鸿章是想真诚合作，还是想下套诱捕，都落空了。

随着天津的失陷，北京已是兵临城下。宫驾西逃，迫在眉睫。一旦中央政府瓦解，在南方另立中央之议，官场上已是嚣嚣喧腾。张之洞通过心腹向日本表示：“天子蒙尘既久，清国处无政府之际，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、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。”^①

7月26日，在上海愚园宣告成立的“中国议会”，便是为新政府鸣锣开道的。参加者大多是社会名流士绅，而真正的推手是湖南人唐才常。

唐才常肄业于两湖书院，与张之洞有师生之谊，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同乡好友，人称“浏阳二杰”，曾一同办报，一同创办南学会、群萌学会，为南方维新派的核心人物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唐才常逃到日本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文等人过从甚密。1899年，唐才常对流亡生活感到厌烦，决意返回国内，为好友报仇，协助光绪复辟。孙文、梁启超等人设宴饯行，唐才常把酒悲歌，与孙文订下“殊途同归”之约。

唐才常具有书生和豪侠的双重属性。回到上海后，他冒充日本人，开了一家教授日文的“东文学社”，作为秘密机关。在公开场合，他是一个书生，办报办学，著书立说，组织议会，代表民间发声，推动政治改革。

凭着他的活动能力，中国议会拉拢了一批有清流雅望的名人，包括前驻美国公使容闳、前水师学堂总办严复、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、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、《亚东时报》主笔章太炎——大部分都是南方籍人士。康有为的如意算盘是：说服南方各省督抚，不奉慈禧的“伪谕”，俟北京的“伪府”倒台后，把光绪迎到南方，成立一个新政府，作为南方立国基础。

^① 孔祥吉、[日]村田雄郎《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它——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》。巴蜀书社，2004年版。